

苜蓿山

名家走笔

◎谢志强

不知道为什么上山?不知道为什么傍晚出发?我记得那是五年级的暑假,爸爸套上了一匹马驾辕的胶轮车,抱了一捆稻草放在车厢里,爸爸要带上我见识山。

山在农场的西边。山像一幅画,每天悬挂在那里,一年到头,都是青灰色,不增不减,至多,太阳落入山的背后,像是捉迷藏,第二天早晨,却从东边的沙漠地平线跑出来。我听地理老师说,我们这白天,美国黑夜。那就是说,太阳在我们的下边——地球的另一半转了一圈。

农场的地盘我已熟悉,但我还没上过山。山也属于农场范围。只知道烤火的煤来自大山,还有硫磺、铀矿、石灰。毕竟,我没去过没碰过,就以为它不真实。

以往关于山的概念,就是马厩草料场的苜蓿垛。我们小伙伴称它为苜蓿山。苜蓿山到了夏末秋初,就长得最高,地上的苜蓿、麦草、稻草都集合一起,堆积成农场的制高点。我们上去,就说是爬山。过了个冬,苜蓿山就矮了,矮到差不多只剩下底座。苜蓿山早进了马的肚子里了。

那山,据说是天山余脉,只供远望,我们还是把苜蓿山称为农场最高的地方。最低的地方是沙漠。本来,绿洲和沙漠一般高,可是,庄稼增厚了绿洲的一层,沙漠总是那种金黄色。

爸爸赶着马车,朝着山前进。我还是认为山是一幅远远悬挂着的画,色彩单调。我们要往画上跑。心里想,它真高,还能高过苜蓿山?

山和农场的绿洲之间,还隔着一片戈壁滩。远远看,是个缓坡,可是上去,跟平地一个样,只不过有车辙显示出来的路。太阳收走了最后一点阳光,似乎山依然是那么远。

然后,月亮升上来,似乎是生怕太阳迷路,月亮提前出来探路,等候着,就不再往上升,似乎也胆小,有什么危险,再缩回去。夜空和山峰在月光里界线分明,山横在遥远的地方,只是一溜黑黢黢兽齿般的轮廓。

车在戈壁上颠簸,马时不时打个响鼻。我觉得山和车总也保持着同样的距离,车往前行,山往后退。我望得眼皮紧了,像拉下窗帘,我躺在稻草上,盖着光板羊皮大衣,睡着了。

我在梦中感到,车停了。身体反倒对平静有了反应。爸爸喊:到了。我睁开眼,坐起来,把脸仰平了,望得头晕,说:这么高?这么高的苜蓿山?

山体陡峭,像刀齐削过一样,定睛,山腰上有豆粒般的东西在动,那是人。山体似乎要倾倒过来。

爸爸说:这山没有苜蓿,只有石头,要是农场有这么高的苜蓿垛,不用种苜蓿了,所有的马吃一辈子也吃不完。

我仿佛一下子缩小了。而且,山脚下的房子、人,都缩小了。小得不得了。石头垒的房子,细细的烟囱在冒烟。我疑惑,是什么力量把石头堆得这么高?

我进过沙漠。沙漠里,我也陡然小了,小得担心要趋向沙粒,但那种小的感觉跟在山脚下不一样。沙漠摊在一个平面,而山耸立着,好像随时可能把我们扣在里边,如同孙悟空被压在山下。我发现,山上寸草不生。

我第一次接近世界上这么高的山。当然,往后的岁月里,我离开了农场,还见过比这山更高的山。可是,那之前,我一直认为农场的地盘里,苜蓿山最高。

我怕山上滚下来石头。石头往下,人往上。我在山体上分辨人,衣服的颜色跟石质差不多,唯有人移动……听见爆炸声,碎石纷纷落下。到山脚看稀罕,发现不是碎石子,而是磨盘大的石头,好像并没有伤着山,只不过是山抖下点头皮屑。

我知道了,农场盖房子的地基,用的就是这里的石头。那爆炸声像放炮仗,本该巨大的响声,也被山吸收了,略有有回响。我把手紧在嘴边,喊山。声音像蚊子叫。可是,我在苜蓿山上喊,整个连队都能听见我的声音。

我终于有了资本,可以对小伙伴们吹一吹牛了——山有多高大,山的肚子里装着矿物。

车厢板里放了两个鼓鼓囊囊的麻袋,装着石灰石。我在车上睡了一觉。太阳从沙漠的地平线跳出来。月亮呢?完成了任务,就隐退了。我回到马厩,仅仅是两个夜晚,一个白天,这个季节苜蓿山本该是到达最高,可是,我觉得它突然矮了。好像马趁我们不在突然把苜蓿吃掉了。我想,是不是我见识的大山把苜蓿山吓了一跳?大东西能把小东西吓惊呢。我爬上苜蓿山,呼唤小伙伴。

意之境

床前明月光

◎马秀敏

某一夜念叨起“床前明月光”——真是句大白话,就如从家门口瓦缸里顺手舀起的一瓢平常的水,里面映着明明白白的月光。黄河之水天上来,转眼就从我们的眼前呼啸而过,奔流到海不复回了。“床前明月光”这五个字却连成一片,就这么安静地落下来,留在这里了。你读它这一连三个阳平调,只有“月”字稍稍转了一下弯,“光”字又把它一味延绵开来,好像它一路无遮无挡而来,只在遇到山树房舍时微微侧一侧身,就轻轻地到你面前,又无声无息地穿过身体到你心里了。你有点措手不及,觉得有点儿不惬意,可是“待要起来遮着窗儿,推出月光,又觉得有对他月亮儿不起”(胡适)。

诗写得这般容易,这么家常,推也推不出的,熟门熟路的,亲亲切切的,真不像李白。

人各有心性,故于莽莽外物有不同知己,青藤黄菊,老骥孤鸿,不一而足。但月好像不是专属于某一个人的老友,月光一笼下来,我们的其他差异忽忽都剥落了,于是只剩下共同的这个“我们”了,

于是李白也不李白了,于是大家就都立在这月光里了。

有一次把它念成了“从前明月光”。这何尝不是诗?

沈尹默有一首小诗:“明白干净的月光,我不曾招呼他,他却有时来照着我;我不曾拒绝他,他却慢慢的离开了我。”这诗不算顶好,但刚好来照应我们的这两句:“床前明月光”不请自来,“从前明月光”不辞而去……

汪曾祺的《徙》开篇说“很多歌都消失了”。

还有许多人物明明还在,可是不知怎的,似乎就不一样了,就成从前了。

已经成了从前的,在我们的回望中是不是都明如月光?还是明如月光的都将成为从前?

明月不可掇,月光却可以淌成乳白的文字,时时抿一抿。它还是三个阳平啊,这里面的滋味悠悠长长,平平展展,一地铺开去……

它不需要下一句。

爱深沉

每日七条短信

◎江泽涵

漂流了一下午,已不堪疲乏,我在溪边找了一家点心摊,先垫垫肚子。这摊主是个右足微跛的老人,一味地笑着,也没个一言半语。他枯瘦的脸上记录着沧桑,额头的褶皱尤为深刻,似已年逾古稀。

我要了一个玉米、两个茶叶蛋,坐到一旁的石头上,忙乱地吃起来。许是天气转凉,游客少了——生意也淡了。他可以玩起手机来,这是一部崭新的诺基亚呢。他小心或者更应该说是笨拙地按着键,按一下,想一下,时不时傻笑一下。

他忽然向我投过来目光,说能否问个字。我说你问。我的余光扫见,他是在发短信。他说,熬夜的熬。他不会拼音,但认识几个字,能勉强用笔画输入法。

我帮他在手机上按了出来。我瞟了一眼屏幕,按这说话口气,该是发给孩子的。他憨憨一笑,说,我就是笨哟,小儿子手把手教了我好几天,都还不会用呢。

听这连续的开口,我才发觉他并不是很老。问他年纪,他羞赧地说,才五十四呢。他这会儿没什么生意,我也不急着回家,我们就闲聊起来了。

他的老伴过世得早,一共七个儿女,都在城里或省外打工,两个女儿已经成家了。孩子们倒也孝顺,每人每月挤出一百元钱给他当零花钱。但他没有花过一毛钱,都存在了银行,说是想用这些钱给孩子们造房子结婚。他还背着孩子,做别的打算:冬春两季忙着种植,夏秋之日可以推着三轮车来漂流区,卖些茶叶蛋、烤土豆和芋艿、水煮玉米和荸荠。游客虽多,摊子也不少,收入自然不会丰厚。有时候,卖剩下的还得自己当饭吃掉。不过他看起来已经很满足了。

手机不是他买的,也不是谁送的,而是人家漂流的时候掉的。手机里原是存了两个号码的,但他不知道怎么回拨,又

等了一个月,也没见失主打来,于是就起了“坏心”了。

他说,我老早就想要一个手机了。去年中秋,二丫头回来,见我累倒在院子里,就打算要接我出去,不然伤了病了,都没人知道。嘿,我才不去呢。她又说那也要给我买个手机,一天报一次平安。我想了想还是算了。我说,我和左邻右舍天天照面,我要出了什么事,他们会第一时间到村里的小店给你们打电话的。

如今一两百元的老年手机到处都有,二手货更便宜些,或许他认为手机就是昂贵品的标志,或许几百元在他看来也算天价了。

忽地,他怯怯地缩了一下身子,看着我的眼睛,问我,捡的不算偷,不犯法的,对吧?我说,如果数额大的,不报警上交,也是违法的。这款手机原价也就几百,人家竟都没来个电话问一声,想来是根本不在乎了。当然,也可能是没抱任何能寻回的希望。后面这句话,我还是止住了。

他在保存短信的时候,又遇上了困难。他把要发给七个孩子的短信都存在了草稿箱,每条都翻了两页多,内容也大同小异:有称呼,按排行来的,比如:三儿、四儿、七儿;第一句都是说我今天很开心,身子也很好;第二句都是问你今天的情况;第三句起有所不同了,是每个孩子各自的一些零碎情况,以及城里乡间的那点新近趣事;最后一句又一致相同,对自己好,对别人好,把人做好,有空了,回家来,爹给你做好吃的。

我的心底随之升起了一股暖流。我问他为什么不发出去。他说,我怕等会儿想起来还有话要说。我说,那可以再发的。他摇摇头,说要一毛钱一条,一发一回就得两毛。他每天都等到天黑后再一起发出的。

我的心头一阵苍凉,一阵暖。每日七条短信,至真至纯。

漫画

沈欣

总第5714期

投稿邮箱

: essay@cmb.com.cn

